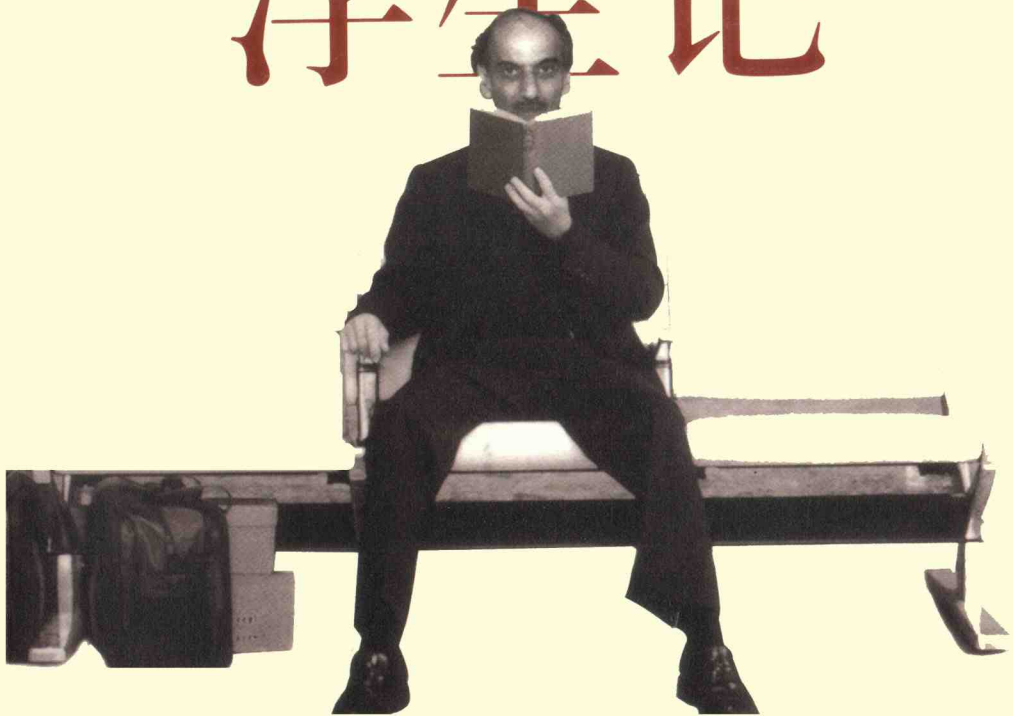


阿尔弗雷德·麦哈兰 著 尹飞舟 译

SIR ALFRED MEHRAN

■ 花城出版社 ■

空港浮生记





空港 浮生记

阿尔弗雷德·麦哈兰 著 尹飞舟 译

SIR ALFRED MEHRAN

■ 花城出版社 ■

外国图书合同登记 图字:19-2005-182

The Terminal Man

Copyright © 2004 by Ullstein Buchverlage GmbH

Copyright Licensed by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港浮生记/麦哈兰 (Mehran, A.) 著; 尹飞舟译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5

书名原文: The Terminal Man

ISBN 7-5360-4661-8

I: 空... II. ①麦...②尹...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5766 号

特约策划: 吴文娟

责任编辑: 孙虹

封面设计: 陈楠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(杭州市滨江区长河镇科技经济园)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.5 2 插页

字 数 165,000 字
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9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661-8/I·3698

定 价 23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

第一章

2004年5月23日



我坐在一条红色长凳上，等着离开。这条红色长凳是我从戴高乐机场中央的 Bye-bye 酒吧得来的。

我在等着一张绿卡，有了它就可以去美国；我在等着一本英国护照，有了它就可以去英格兰；我在等着我的证件，有了证件就可以去任何地方。

在我的这张从 Bye-bye 酒吧得来的红色长凳上，我已经坐了 15 年，等着离开。

戴高乐机场在巴黎城北 30 公里处。我的红色长凳就搁在一号候机楼的底层，那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混凝土地板，形似面包圈。

红色长凳背后，透过一个大玻璃窗望过去，是露天区间的中央。这里曾经是一个喷泉，一天 18 小时喷水。喷泉的水已经脏了，于是几个月前就变成了一个小花园。园中植上了棕榈树和圣诞树，有点不协调。也不知道这花园能保持多久。比较起来，我还是喜欢花园些，因为比喷泉安静，

更容易让人入睡。

在这个新花园的上方，银色的自动扶梯横空而过，把旅客送往已经进港并在候机楼外等着的飞机。从这里，你可以去往世界上任何地方。

机场广播在提醒旅客时刻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。

一个高个子的黑发女人从我的长凳前走过，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我。她拉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，肩上还斜挎着一个包。

我看了一眼自己的钟，是上午 10 点 17 分。我的东西全部堆在长凳周围——盒子、包和我的报纸。我来到长凳后面，拿出一包 A4 打印纸，在第一张纸的顶端写上日期：“2004 年 5 月 23 日”，并在下面划上横线。

高个子女人再一次走过我的长凳。这次，她很明显地往这边看，犹豫了一阵，然后拉着行李箱向我走来。

“请问你是阿尔弗雷德先生吗？”

我告诉她“是的”，她笑了起来。

“我叫曼迪·品克。我可以……可以跟你说几分钟话吗？”

我请她坐下。红色长凳前面有一张黑色的圆桌和一把椅子，也都是从 Bye-bye 酒吧得来的。几年前，这个酒吧关门

的时候特许我拥有这条长凳，还有圆桌和椅子。

“我知道，你在这里已经有些时候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“15年了”。

“15年？整个这段时间你都在……”

“都在这里。”我指着红色的长凳说。

“你知道自己已经很有名气了吗？”女人问。

我作了肯定的答复。

“我刚从澳大利亚来，在塔斯马尼亚的一家电台工作，我要赶两小时后中转去伦敦的飞机。”

我问她澳大利亚的天气是否很热。

她回答说有时是这样。

“我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你的事情，是否可以问你几个问题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”

我告诉她我不在意。访问我的人很多，他们都会问我一些问题。她拿出一个采访录音机放在桌子上。桌上有一个塑料杯，旁边是两根用纸包住的麦当劳吸管、三包糖、一包盐、两包胡椒、一包番茄酱，两副塑料的刀、叉、勺、餐巾四件套的餐具，都封在透明的塑料包装中。

“我真的有点渴了。来杯饮料吧？咖啡或者别的什么？”

她问我。

我自己喜欢喝浓咖啡，于是把咖啡馆的位置告诉她。

她一走开，我就赶快拿出今天的日记纸，写下她的名字和她说的话。看到她回来，我就停了下来。

“我没有欧元。不过还好，他们收英镑。”她微笑着，放下我的浓咖啡。然后脱下外套，坐近前来打开录音机。

“你怎么会困在这儿，困在这个机场里？”

她把录音机的话筒放在我的面前。我告诉她我之所以呆在这儿，是因为没有证件，不能离开这里。不能上飞机，因为没有护照；不能离开机场进入法国，那样会被警察作为非法移民逮起来，关进监狱。

我告诉她，那是 1987 年，在去机场赶飞往英国航班的路上，我经过了加德迪诺德站。这是巴黎北部一个很大的中转站，人们在那里经地铁换乘出城的地面线路。我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被抢，包里的证件也被偷走了。我还是来到这个戴高乐机场，赶上了去往伦敦的航班。那时上飞机无需护照，但到了航班的终点就得要护照了。伦敦有关部门拒绝我进入英国，我只好又返回戴高乐机场。

“从那时候起你就一直呆在这儿？”

“是的，没有证件就无法证明我是谁，或者应该去哪里。”

“你怎么……”

机场广播在提醒旅客时刻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。

广播打断了女人的说话，她扮了个鬼脸。

“总这么重复不断吗？”

“每 10 分钟一次。”

“晚上也这样？”

“晚上也这样。”

“那不搞得你心烦意乱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对不起，我是想问你怎么生活的。你哪来的钱吃饭？”

“起初，汉莎航空公司的一些员工给我食品券，这样我每天就有固定的一次用餐。其他一些公司，像爱尔兰航空公司，同样也这么做。他们都非常好。有时，我在机场里面为人们做点事，挣些钱，比如碰到语言不通的人帮助做点翻译什么的。最近，又从电视台和影片公司那里挣些钱，就这样过来了。”

“你睡哪儿？”

我指着红色长凳，这条长凳两米半长，有点弯曲，是为酒吧里的大圆桌设计的。

“舒服吗？”

“不怎么舒服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为什么被人称作阿尔弗雷德先生呢？”

“阿尔弗雷德是我喜欢的一个称号，那是很多年前的一天，英国有关部门给我来了封信。开头就写错了，写成‘亲爱的阿尔弗雷德先生’。我把这事告诉了几个人，他们觉得很滑稽。从那时起，这个名字就跟我分不开了。”

她问我如何打发时间，人们总想知道我一天是如何度过的。15年都呆在机场里，每天坐在同一条凳子上，每天望着同一家商店的窗户，是不是很厌烦？我告诉她一点也不烦，我有许多事要做。

“你平时一天是如何过的呢？”

“我每天早晨大约五点半起床，这时太阳光透过候机楼窗户照射进来，因为没有窗帘。趁着这个时候没什么人，我早早地去洗手间，在那里完成洗漱。没有热水，我每天只好洗凉水。我得动作快点，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的东西无人照看。当我不在这里的时候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。”

“最初的18个月，我是在楼上的候机大厅里打发的。那里有一家汉堡王餐馆，周围摆着凳子，挺舒适的。那个时候，

我只有一个背包，走动很方便。在不同的酒吧、餐馆里，我可以想坐哪里就坐哪里，围着这个候机大楼走来走去，去我想去的地方。但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的东西多了，袋子也多了，走动就不方便了。

“我一般洗漱完，就在返回途中用早餐。通常就在汉堡王餐馆买份法式早餐，一杯咖啡加一个羊角面包。但现在他们关门了，就只好去麦当劳买。上午8点以后，机场就开始繁忙起来，人们就下到商务层去买食品和报纸。

“早晨，我会听听收音机。或许听听法语新闻电台，这还可以提高我的法语水平。然后我会写一个小时的日记，记下我在机场里看到的人和事，我的感受，还有在报纸上看到的重要新闻。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，我就坚持每天都写日记。纸是医务中心的巴根医生提供的，每当我写完一包他马上又给我一包新的。过去这些年里日记已经写了4000多张，我都把它放在汉莎航空公司的专用行李箱里保存着。”

我指了指凳子旁边的5个箱子，都是灰色的，叠成一堆。

“午餐就来一份麦当劳的麦香鱼，或者预订一份炸薯条。”

“每天都这样？”女人问。

“我只好成为麦当劳最忠实的消费者。”

她笑了。

“你还做些别的什么事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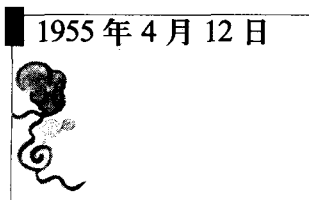
“下午，我就找本书读，或者买份《先驱论坛报》什么的看，或许喝杯咖啡。有时候接待像你这样的客人采访，有时候要处理来信和官方材料。只要报纸上刊出写我的文章，我就会收到来自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邮件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在这里可以收到邮件？”女人问。

“现在不了。他们曾经在这层楼的邮局里保留我的邮件，每隔几天我就去取一次，邮局局长很乐意帮忙。但从1999年开始，他们停止这么做，现在我再也收不到邮件了。”

“所以，你也收不到家庭或者朋友的邮件？”

“我没有家。他们都失踪了。”



我是个孩子。水从我脖子后面流下来，因为卡维刚拿湿

抹布打了我。卡维是我的朋友。在班上他坐在我后面，有时在课堂上逗我发笑，我们常常因此受到老师的责罚。

看到水顺着我的脖子后面流，卡维就笑哈哈的。

我说：“等着看我给你厉害。”

我已经 10 岁了。父亲打发我上街去擦洗涂鸦的标记，因为这是有益的事情。我的名字叫麦哈兰·卡里米·纳塞里，家住马斯耶德·索勒曼，父亲是那个地方一家公司的医生。马斯耶德·索勒曼在伊朗西部，距德黑兰约 1 000 公里，离伊拉克边境很近。

我从桶子里抓起抹布，把水往卡维洒去。他低下头躲闪着。我正在擦一个“纳夫塔克”的标记，意思是“一点点油”。这里大多数的街名和区域名都跟油井有关。父亲说索勒曼城是一个“公司的城”，意思是说全城都由一个公司独家设计、拥有和管理。

我擦完这处标记，拾起桶子又去擦另一处。干这种擦标记的活简直毫无意义，因为所有这一切过后是会再弄脏的。

马斯耶德·索勒曼完全是因为石油而存在。1901 年，一个盎格鲁-澳大利亚勘探家威廉·克诺克·达西买下了伊朗第一份采油许可。采油许可就是允许在某个地区勘探

和开采石油。

1908年4月,在索勒曼发现了伊朗的第一个油田。达西成立了盎格鲁-皮尔西安石油公司。后来我们国家把公司名改得更好更现代,这个公司就成了盎格鲁-伊朗石油公司。

在发现石油之前,是没有马斯耶德·索勒曼城的。这块地方荒无人烟,只有些荒凉贫瘠的山峰,唯一来这里的人就是巴克提亚里游牧部落,他们每年把羊群赶到山里去过冬。

第一口油井被称为“诺姆勒·耶克”,当公司的一些重要人物到马斯耶德·索勒曼来的时候,会被领到油井上去参观,好像这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圣地。

发现石油之后,一家炼油厂很快就建起来了。然后马斯耶德·索勒曼城也围着油井和炼油厂规划并建造起来,工人们也住得近些,方便工作。

索勒曼城的一切都是由公司建设的,如房子、道路、学校、俱乐部、电影院以及医院等等。我父亲就在那家医院当医生。当医生是很受人尊敬的,尽管有时候母亲希望父亲不要在那家医院干。

几英里之外就是阿巴丹,是属于盎格鲁-伊朗石油公司的另外一个石油城。父亲曾到那里的医院去过,我也去过那里。

当你从山坡上飞奔而下的时候，远远地可以看到阿巴丹城的街道，到处都非常整洁。马斯耶德·索勒曼就不同。它建在山峦之间，只得适应周围的自然环境。

我们正擦着另一条道路上的标记，是指示邻边“苏格兰营区”的。正在这时，我看到阿斯格哈朝我们跑来。

“快！快来！他们把推土机开出来了！”

说完他掉头又往回跑。我扔下湿抹布，和卡维一起去追他。

2004年5月23日



“你在多家报纸上露了面，但从来没有谁了解你的过去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看到的报纸说你最初来自伊朗，是这样吗？”

我告诉她并不是的，我最初不是从伊朗来的。

“那你从哪里来的呢？”

我耸了耸肩，她看上去有点迷惑。我告诉她自己最初的来源地还有待确定，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明材料。

“我敢肯定，我看到一种说法，说你来自伊朗。”

我说不是那样的。

“这么说，你在这机场里住了将近 16 年了？你最想念的是什么？陷在这种地方你最想念的是什么？”

“马克斯·斯宾塞。”

“你说的是那家英国的服装食品连锁店？”

我告诉她，这个连锁店里有最精致的东西。我怀念那种感觉：沿着商铺过道一路走过去，挑选自己想买的商品，在这个候机楼里没有什么商店，我几乎没有什么可挑选的。

“你在哪里洗衣服？这里有洗衣店吗？”

我拿起挂在红色长凳后面的一套西服，西服套在金属衣架上，外面蒙上了塑料膜。

“餐馆区的对面有家干洗店，我把衣服送到那里，他们给我洗烫，我一星期后去取。”

乘坐 235 次航班，飞往洛杉矶去的旅客请立即到 7 号登机口登机。

“是免费的吗？”